

从成都灯会看民间灯彩艺术的发展

张玉萍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灯彩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是现代人认知过去社会、认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介质,其浓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已成为中国人的骄傲。成都灯会有着同样的使命和特有的艺术魅力,在四十四年的历史演变中,成都灯会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着传承与发展中的困境,为民间彩灯艺术的不停发展带来些许借鉴与思考。

1. 成都灯会艺术的特点及发展状况

成都灯会是成都节庆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具有很强的知名度和品牌价值,有“天下第一灯”、“华夏一绝”、“中国灯会之最”、“中国灯会之首”的美誉。据有关资料显示,东汉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五斗米道”而举行的“燃灯祭斗”仪式,要算迄今了解到的成都最古老的原始灯会。成都灯会到民国时,除发展成元宵灯会外,还有六月荷花灯会、九月菊花灯会等,素以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慈寺的水灯声誉最高。今天,成都灯会逐渐移到东郊的塔子山公园,并成为传统民间盛会年年延续。

成都传统彩灯的制作工艺主要是扎、裱、绘,现代彩灯同样延续这些工艺。由于现代彩灯体量增大,选用的材料在原有的竹、木、藤、麦秸、纸、绢、丝、布、瓷器等基础上,已大量采用铁丝、钢材、纤维、玻璃、塑料、成品形态等,成型工艺上也采用了焊接、雕刻等。成都彩灯现主要的制作流程有:造型设计、放样设计、制作灯骨架、在制作好的灯架中布灯线、用绢布裱糊灯架、塑大型、细节制作,依据设计稿组装各局部等。

信息与科技的高速发展,增大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和视野。传统的民间彩灯艺术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传承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成都灯会也遭遇同样的问题:懂传统制作技艺的老艺人逐渐减少,年轻人对民间艺术的认识淡化或不关注,制作工艺的难度阻碍了创新造型的完美表现,现代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减淡了灯彩艺术的吸引力。为改变现状,赢得现代人对民间灯会的喜爱,成都灯会采取了如下三个措施。

(1) 深挖地方特色,凝炼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近几年的彩灯立意中,成都灯会都围绕挖掘地方特色、凸显文化底蕴并结合时事的思路进行构思,如2008年突出“金沙文明”、“三星堆神韵”、“成都老皇城”、“千年少城,百年老街宽窄巷子”、“奥运之光”等。2009年突出“盖碗茶”、“牛气冲天”等。2011年,成都花灯制作的最大亮点是突出“成都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特征以及熊猫的地域特点。具有地方特色的立意让当地市民感觉与生活相亲相融,也让外来游客体会到浓浓的成都地域文化。

(2) 通过新颖的造型设计融入现代人生活

年年灯会,年年热闹,为不重复过去的造型,成都灯会每年都要设计新造型以供筛选。2010年成都灯会引进了全球首创的高科技娱乐视听体验动漫项目——球幕电影和户外实景全息立体电影,专设动漫活动区,展示年轻人喜爱的动漫、网游COSPLAY表演和相关互动游戏,结合数字媒体展现卡通造型设计的形式,引来了许多的年轻群体。2011年,成都灯会推出熊猫主题,试图利用熊猫的国际形象去宣扬和再现成都的历史和文化精髓,体现成都科技与经济的繁荣之态。同时,灯会还将网友们喜爱的谭乔交警形象做成“人灯儿”。2011年新颖的造型设计已得到了媒体和市民的普遍赞扬,这将是民间灯彩艺术发展研究的很好例证。

(3) 营销策划,站在市场的角度给出多维度的发展模式

成都灯会在寻求自身观摩群体的同时,还积极向海内外推广,并将灯展与人们日常生活、与文化旅游结合起来,让成都灯会走出成都,走出四川,走出中国。近些年,成都灯会已走进澳门、新加坡等地市民的生活中,现正准备去波兰、日本等国展出。这积极的营销策划与推广,使成都灯会在有了更好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将代表成都特色文化的民间艺术推向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2. 民间灯彩艺术的内涵寓意、社会与经济价值

灯彩,又称“花灯”,历史悠久,是一门交融了多种技法、多种工艺、多种装饰技巧、多种制作的综合

艺术。灯彩融民俗意愿、抽象概括、拟形夸张、立体表现、平面雕刻、综合装饰,以及声、光、动于一体,成就为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综合造型艺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这种艺术形式借光的明亮性、跃动性、穿透性和诱惑力而赋予花灯灵魂,使其绚烂迷离。灯彩在民间生活中的作用,不只是节日的装点 and 审美的对象,更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和无限的人性关怀。它承载着吉祥和祝福,甚至被人们视作福祉和庇护的载体。花灯艺术记录了中华民族用火文明的历史轨迹,从洪荒时代的熊熊篝火到文明时代的熠熠灯彩,贯穿着中华民族由火的原始体验而生发的信仰习俗、文化理念和美学意趣,体现了灯从原始的实用形态演进为审美象征的文化价值。作为民间文化艺术的强大载体,灯彩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并将随时代的演进而更具丰富的内涵和外表现特质。

传统花灯的主要材料为竹篾、沙纸(或丝绢、绢布、灯笼纸)、金纸、金沙、各色染料,为使形象逼真,有的花灯加用兔毛、铁丝或植物棕等。其工序一般有开篾、削篾、裁沙纸、量尺寸、扎架、蒙纸或绢、配色、上色、化妆等组成。灯彩用于展览,最早起于宫廷、寺庙,以后逐步传到民间。灯彩艺术发展到21世纪,已有了较多新的变化。其共同点有:(1)继承、发展与符合时代要求的统一;(2)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运用的统一;(3)灯与景交融的统一;(4)观赏与娱乐的统一(关仁康《彩灯艺术发展略论》)。

灯彩形式多样,各地彩灯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有的以材质特别、气势恢宏、色彩斑斓著称,如哈尔滨冰灯、四川自贡灯。有的以做工精细、形象生动闻名,如北京宫灯、上海何克明立体动物灯、广东走马灯、浙江台州仙居县的针刺无骨花灯。有的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以灯为联系纽带,载歌载舞,体现农耕时代的淳朴与对神的崇拜和节日的欢愉,如重庆秀山花灯、贵州独山花灯、江西石城灯彩等。有的以题材诙谐、寓意明快为切入点,如河北霸县的老鼠攀葡萄灯、麒麟灯、猪八戒灯、鸭子灯等。

灯彩是民俗文化的体现,是人们自娱自乐的艺术形式之一,体现的是人们的精神享受。现代灯彩既增加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如现在的仙居县年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7亿元。而会做花灯的农民每年都有几万元的收入,“针刺无骨花灯”还被设计成特种邮票,使其真正成为仙居县的一张“名片”传向了世界各地。

成都市自第40届灯会以来,每年观灯人数均达到100万人次,仅门票收入已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还带动了餐饮、旅游品、年货等等的经营收入。

3. 民间灯彩艺术发展思考

随着多维度的文化渗透,繁杂制作流程和较大经费投入,手工纸帛制作技艺日渐衰微以及有的绝技因民间艺人过世而消亡等因素,给民间灯彩艺术的传承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近年来,国家对灯彩艺术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与激励措施,将一些具有深厚文化价值的花灯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南充川北灯戏、云南玉溪花灯、重庆秀山花灯等在2006年就进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8年国务院又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包括贵州独山花灯、江西石城灯彩等。有的地方制定了具体的保护措施,有的地方借用科技力量和雕塑造型手法,让民间灯会艺术有了很好的保护和展示空间。

针对民间灯彩艺术的发展,从国家到地方都有了相应的措施,但据走访和调查,其发展的成效性还不显著。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传统花灯功能退化,在电普及之前,花灯具有照明和装饰双重功能,而现在,花灯主要功能变为装饰。基于此,民间灯彩艺术发展应站在设计创新的角度,利用科学技术扩展民间灯彩的功能,让大型灯组在城市环境中继续扮演照明和美化城市的功用,让小型灯走进家庭,发挥其与民亲近的效用,而不是节日一过就闲置库房或扔进垃圾堆。

如何让传统花灯融入现代生活,是传统花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民间灯彩艺术要很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需要灯彩艺术管理者精心设计策划,用设计理念去关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要,并用精巧的制作反映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成都灯彩艺术在全国来讲,虽谈不上特别突出,但最近几年的发展思路,对民间传统灯彩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本文为四川省2009—2012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立项课题(P09240)、四川省工业设计特色专业项目经费资助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西华大学艺术学院)